

抬望眼

小黑著

雪隆兴安会馆主办

云里风主编

兴安文丛编委会

主 编：云里风

副主编：傅承得

编 委：柯金德、黄国民、黄玉珠、翁清玉、林为鹤

兴安文丛（第一辑） 03

抬望眼

小黑 著

雪隆兴安会馆 主办

大将 出版社 出版

大将出版品第 202 种

兴安文丛（第一辑） 03

抬望眼

作者：小 黑

文丛主编：云里风

主 办：雪隆兴安会馆

PERSATUAN SHING AN SELANGOR DAN WILAYAH PERSEKUTUAN
No. 13 & 15, Jalan Thambapillai, Brickfields,
50470 K.L., Malaysia.

主 编：徐婉君

编 辑：刘艺婉

助 编：苏淑萍

校 对：小 黑

社 长：傅承得

发 行 人：傅兴汉

创意顾问：游 川

法律顾问：吴汉强律师、王瑞隆律师

出 版：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发 行：大将出版社（马来西亚）

MENTOR PUBLISHING SDN BHD (473710-T)

4, Jalan Panggong, 50000 K.L., Malaysia.

Tel: 03-20266288 Fax: 03-20266266

E-mail: mentorpoh@pd.jaring.my

Website: www.mentor.com.my

印 刷：佳印贸易公司

第 1 版第 1 刷：2004 年 6 月 30 日

定 价：RM 18.00

著作权所有·侵害必究

国际书号：ISBN 983-3098-12-6

图书分类：

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in-Publication Data

Xiao Hei, 1951-

[Tai wang yan]

抬望眼／小黑著

（兴安文丛：03）

ISBN 983-3098-12-6

1.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Malaysia. 2. Malaysian prose literature (Chinese).

I. Title. II. Series: Xing an wen cong; 03.

895.1852

本书如有缺页、破坏、装订错误，请寄回本公司调换。

总序

◎ 云里风

雪隆兴安会馆是一个乡会组织，其祖籍地兴安又名兴化，地处福建闽中，包括莆田和仙游两县，现在合称为莆田市，自古以来，享有“文献名邦、海滨邹鲁”的美誉，历代文化发达，人才辈出，如中国著名的史学家郑樵、文学家刘克庄、理学家林光朝和书法家蔡襄，都是当时很有影响力的杰出人物。在科举时代，先后出了十多位状元，两千多名进士，也有好几位宰相。远者姑且不说，近代兴安人在各领域也有优越的成就，中国当代科学院及工程院的院士中，有十一位是兴安人，兴安籍的专家教授达六千多名，在文学界尤为特出，著名的散文家郭风老先生、福建省文联主席许怀中、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兼福建省文联副主席陈章武、福建省作协秘书长朱谷忠、福州市文联主席陈章汉，这几位福建省文学界的最高领导都是兴安人。近几年来，兴安籍的作家已由原先的三十多名增加到两百多名，他们在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创作了不少在全国比赛中获奖的优秀作品，充分地表现出“文献名邦好儿女”的才华。

马来西亚的兴安人虽然不多，但也不会很少，全国有三十三个兴安同乡会，平素继承“文献名邦”的优良传统，各自展开多采多姿的活动。雪隆兴安会馆位于我国首都，人文荟萃，创办以来，已六十九载，目前拥有会员一千八百多名，规模之大，在我国兴安乡会中允称第一，历届理事们精诚合作，会员同乡们鼎力支持，会务因而蒸蒸日上。本人忝为兴安的一份子，前年5月蒙同乡们厚爱，当选为主席之职，上任之后，即拟订发展大计，希望能通过各种文教活动，把“文献名邦”的精神发扬光大，举其荦荦大者，有下列几项：

（一）举办“孝亲敬老征文赛”——这是本会常年重点活动，由本会名誉会长庄玉霖局绅赞助经费，目的在于鼓励兴安同乡及马华作家努力创作，并藉此推展“孝亲敬老”活动，此项征文赛获得写作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反应良好。

（二）设立“兴安图书馆”——为了培养同乡的阅读风气，本会在去年初设立了“兴安图书馆”，6月间恭请我国财政部副部长拿督黄燕燕乡贤主持开幕。此图书馆拥有藏书一万两千余册，采用电脑系统管理，深获文教界人士之赞赏。

（三）出版“兴安文丛”——为了协助马华作家出版著作，以促进马华文学的发展，本会决定由今年起出版“兴安文丛”，预计每年出版一辑。

窃谓乡会之设，除联络乡谊外，必须发挥组织的功能，积极举办各种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以嘉惠会员，造福社会，尤其是文化活动，更应重视。语云：“文化乃民族之灵魂，而文学系文化的精华。”本人有鉴于此，早在十年前担任乌鲁冷岳兴安会馆主席时，即开始为该会主编“马华文学丛书”，先后出版了五辑，共五十八部，为马华文学界竖下了一个鲜明的里程碑，也为我兴安同乡会赢取了不少掌声。2001年本人引退让贤，此文丛因经费问题而告中断，深为可惜。为了弥补这个缺憾，我就任雪隆兴安会馆主席后，曾下定决心，要使“马华文丛”复活，于是采取移花接木之计，把原先在乌鲁冷岳兴安会馆出版的工作，移到雪隆兴安会馆来，并定名为“兴安文丛”，于去年6月间开始征稿，至8月底截止，共收到申请作品九部，经编委会慎重评审后，录取其中的六部，编为第一辑，交由大将出版社出版。

在此我要向热心赞助出版经费之乡贤致由衷的谢意，更要感谢大将出版社的合作，愿意接受文丛的出版和发行。深望“兴安文丛”能引起马华作家们的重视和支持，俾今后每年顺利地出版下去，以期为马华文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目录

3	总序	◎ 云里风
9	慕奴根老人	
11	那还用说（一）	
13	那还用说（二）	
15	土地庙的老鼠	
17	日本的澡堂	
19	为鸟疯狂	
21	因狗而乐	
23	杀人不偿命	
24	像人一样看待	
26	好人难做	
28	等雨停	
30	怀念的日子	
32	黯淡的大火	
34	因为父亲	
36	我的爱更深	
38	因为老师	
40	教师傻子	
42	正名的重要	
44	成长的方式	
46	8月·马六甲	
48	岁月·榴槿	
50	脚车的遗憾	
52	今年国庆	
54	乌达和儿童文学	
56	潜在的力量	
58	不是奥萨马	
60	黄河的咆哮	

62	乡土之美
64	听来的
66	不是问题
68	迷人的巴刹
70	需要童话
72	泉州的菜市场
74	五十步
76	类知识分子
78	勇敢的荷兰小孩
80	槟城的骄傲
82	咸菜鱼缸
84	迷乱大山脚
86	理发室的午后
88	寻路人
90	炉香
92	听姑虎鸟叫
94	八哥鸟之死
96	师父功力深
98	面试
100	姚拓第三个女儿
102	恼人的猫
104	智慧
106	好种子的猫
108	霹雳洞主
110	满街都是美女
112	好种子的 Neo
114	知知港的路
116	养在玻璃缸的鳄鱼

118	从梦中寻找讯息
120	甘心受骗
122	何处惹尘埃
124	狂爱花罗汉
126	养生的方法
128	榴槿花开
130	走在前面
132	解不开的谜
134	千山我独行
136	微型小说的新姿态
138	在落日大道上
140	有点不同
142	猴子的牺牲品
144	真佩服
146	最好吃的乳酪蛋糕
148	三百万只蝙蝠
150	在山上的IAB
152	美里的钻油台
154	平和的汶莱
156	当你睡去
158	极品
160	寻找适合居住的城市
162	另一种声音
164	东革阿里也比不上
166	大德
168	寂寞皮影人
170	死了一只锦鲤

慕奴根老人

那时候，印度庙宇的鼓声从远处隐约传来。是庆祝 Murugan 神祇的前奏曲。我正在棕榈园中疾步行走，忽然看见一个印裔老人坐在河沟边呆视。我好奇地问：“老人家，河里面有鱼吗？”

他抬头静静地看着我。一会儿，说：“年轻人，你知道吗？不是每一条有水的河，都一定会有鱼的呀！”

我吓了一跳，忙伸手抓住他的巴掌，拉了他一把。他的巴掌虽然瘦又皱，但是可以感觉掌心是细嫩的，而且温暖。他右手挂一只直径六公分的乙烯拐杖，身上只穿背心和短裤，一步一拐，走路有点艰辛。他气喘地说：“年轻人，我两只脚渐渐已经沒有力，但是，沒有力，也要走下去。如果我不每天锻炼走路，我就沒有机会再走了。”

棕榈园中的运动是我每天的功课，老人家这样一说，我不禁慢了下来，陪他散步。我告诉老人家：“我今年五十岁了，你有几岁？叫我年轻人！”老人家停了下来，对我眨眨眼，顽皮地笑：“你猜？”

我猜不到。他提了一个名字，是已故本地闻人，上个月去世时是八十五岁。为什么？“我考剑桥时，他还在念七号。”老人家淡淡地说。“你知道吗？你现在穿过的棕榈园是我在五十年前买的。十英亩。那时候，这里都是革命分子。”他指了指不远的地方：“陈平以前也在这里抓过生鱼。”我仔细看，那个地方连河的影子都没有。

我不禁怀疑地对老人家试探：“啊，那你很富有哦？”

老人家又淡淡地说：“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又能带走什么呢？”突然，他停了下来，“我要到树林的另一边了。我的

太太在那里等我。”

我看着那踽踽独行的身影，就要隐没在渐暗的树林间，大声地问：“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

他举起左手，摆了摆：“叫我 **Murugan** 。”

2001 年 4 月 3 日

那还用说（一）

今天（1月29日）是画家黄乃群的二周年忌辰。许多乃群的朋友或许已经不确切的记得这个日子，但是我想大家都仍然怀念他鲜明的性格。“那还用说”是黄乃群的口头禅，尤其是他很得意的时候，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比如我逗他：“有画商说，你是最有成就的画家，是真的吗？”他马上笑得很大声：“那还用说！”

奇怪，他的踌躇满志看起来就是不会讨人厌。归根究底，还是因为他的坦率使人觉得可爱，容易接受；更重要的，也许还是，他一向手不离书充实自己，同时专心致志于提升画艺。

乃群一向喜欢交友，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知名画家，他多有来往。说起已故席德进，原来他在很年轻时环游宝岛经已认识。在他逝世前，已经在进行筹备和水彩画泰斗曾景文及陈阳春等在2000年于美国、台湾和我国举办水彩联合画展。他交游广，见识多，又善于讲故事，难怪教书时有魅力，至今西眺湾的子弟还对他念念不忘。

乃群喜欢旅行，不善于投资购置产业，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画家。但是，每一次旅行回来，都有很丰富的画作。他在1980年代画的尼泊尔、喜马拉雅山色、巴厘岛的兴都教庙宇，以及后来的松花江和江南景色，应该是他满意的作品。他有水彩画的深厚底子，水和墨的渲染掌控得更好。乃群胸襟开阔，他的山水着墨淡雅，意境悠远。他的画一般都留下不少空白，尤其是在山色之间，让人更觉时空深邃。红尘攘攘总有一个了结，恒久的唯有默默青山对望天地悠悠。

对于艺术，乃群可是一头栽入，全神贯注。除了画画，他也兴趣于教画。西眺湾离开吉隆坡二百多里，我们给他一个电

话，他就不辞劳苦，每个星期舟车劳顿准时出现，教导区区十多位学生。乃群没有私家车，每一次来都是坐上午的巴士，抵达西眺湾已经过了晌午。有时在我家休息一阵，黄昏后就开始教课。虽然辛苦，但是他都教得很起劲。我想，最主要是，他对艺术充满理想和梦想。

有一次他带我们到陆佑路附近参观一座已兴建好的大厦，提出他的构想。他要号召全国的画家成立联合会，把它的其中两层楼都租下来。可以办画展，又可以招待外地来的画家。可以举办工作营，也可以开画课。平常没有这些活动呢？“开一间茶坊，画家可以在这里集合聊天，多么写意悠闲。”他得意地说。他是那种理想无边，绝对不在乎能力有限的热情人物。他这个大计划后来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也总算在华人资料中心隔壁成立了“翰墨苑”书画会，办了几次画展，圆了一个小小的梦想。

2002年1月29日

那还用说（二）

乃群离开他热爱的人间，不知不觉已有一年多。一直不能忘记他那急躁、率真的可爱性格。

这一年里，教坛、文坛、艺坛发生的新鲜事多如牛毛，如果他还在人间，那就太好了。因为乃群交游广阔，朋友满天下，有很多故事，而且还真是一个说故事的好手。他的母校发生改变，全国沸沸腾腾。整个事件，他最清楚不过。每一次谈到关键处，他都会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他的眼睛很圆、大，真的吓人。

乃群的记忆力好，口才虽然不是那种悬瀑型，一样能够讲得滔滔不绝，口沫横飞，而且有老师本色，大声。更重要的是，他会模仿，肯为艺术牺牲。有一次，他讲到“今天不打烊”的盛况，一时兴起，就拉了一张我家的圆凳，站了上去。乃群的体型颇胖，巍巍颤颤的站在椅子上，模仿诗人们在街头上表演朗读的情况，真是绝到透顶！我一边笑，一边担心他忘我的从圆凳上摔下来。好不容易，他才甘心离开圆凳，得意地问：“怎么样？”我忍住笑疼了的肚子，说：“诗人的翘舌音都输给你啦！”他很得意，嘻嘻嘻的笑个不停。

乃群的得意是很容易表露出来的。有一次，我和他及某个画廊的老板吃饭。谈起我国的水墨画状况，以及一些画家的表现。画廊老板在他的肩膀拍一拍，“还是你画得最好。”乃群因此放下筷子，得意地说：“那还用说。”然后哈哈大笑。他这一点真，成为不可抗拒的魅力，叫许多他教过的学生对他念念不忘。

乃群的素描底子好，而且中国、印度、峇厘、欧洲等等文明古迹都走过，视野广阔，因此他的画自有一定的特色。何

况，他书读得多，又和各国艺术名家有密切来往，自然会有优秀的表现。事实上，乃群生前常有撰写画评文章，是画家中难得可以画又可以写的其中一个。他之前曾经兴致勃勃编辑了一本有关绘画的文集向“忠智出版基金”申请，不知后事如何？

我有一天叫了一碗咖哩面给乃群，他稀哩哗啦，埋头苦干，抬起头来，竟然满脸是汗水和泪水。得！就是这样不拘小节的人，才画得出喜马拉雅山、松花江畔的空灵画面！我当时马上有这样的联想。然而，一个星期后，乃群就很突然的告别了这个他还要活到八十岁的冷暖人间了。

2001年4月10日

土地庙的老鼠

不久前带了几位好友到椰林间的餐馆吃饭。人还没有下车，就有三五只野狗冲上来对我们狂吠，大概是表示热烈欢迎吧。城市来的朋友吓得不敢开门，慌乱地说：“我们到别家好不好？”

这件事不禁让我想起晏子与齐景公之间的对白。有一天，齐景公问晏子，治理国家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晏子说：“酒店的恶狗和土地庙的老鼠啦。”

晏子告诉齐景公，宋国有一间酒店，制作的酒非常香醇。但是，它的酒摆在柜台上卖，卖到酒发酸了，还是卖不完。老板后来问他的老友，原来那是因为他家门口有一只恶狗，见到客人就追。

“就好像大王身边有奸险的小人，谁还能够靠近您呢？”晏子说。

他接下去又谈到了土地庙的老鼠。根据晏子的分析，土地庙的墙是泥土包木板做成的。人家杀鸡杀鸭来土地庙拜拜，老鼠跑出来偷食后就钻入墙壁内躲起来。庙祝要打它，打不着。要用水灌它，又怕土墙倒了。要用火烧，土地公也得与老鼠同归于尽。可恶的老鼠就是仗着土地公的保护，才可以悠哉闲哉地过它安逸的日子。

当然，讲到这里，晏子又来一次机会教育：“得宠的大臣，仗着大王的保护，作威作福。不杀他，对国家有害。要杀他，又怎样执行呢？”

说真的，在古时候，要除老鼠还不是简单的事。有一篇古文谈到有一个人向中山人讨一只猫的故事。中山的猫，的确是好猫。一到他家，就把老鼠扑灭了。但是，这只能干的猫却越